

「醬香拿鐵」式文字

晚清四大名著之一《孽海花》的開篇是：「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倫布未闢、麥哲倫不到的地方，是一個大大的海，叫作『孽海』。」

古代的中國小說，要寫一個蠻荒之處，就像《西遊記》《紅樓夢》，都是要請出開天的盤古、補天的女媧，從「做來國花果山」或是「大荒山無稽崖」寫起。《水滸傳》格局小了點，刺配「雁飛不到去處」，已是能想像到的最遙遠的地方。從「雁飛不到」到「麥哲倫不到」，也堪稱是思想啟蒙的生動寫照了。

莫言小說《透明的紅蘿蔔》裏，「小鐵匠」罵「黑孩兒」：「去哪裏扒地瓜？是不是到了阿爾巴尼亞？」從中國農村一個目不識丁的苦力鐵匠口中，流利地迸出「阿爾巴尼亞」，的確魔幻現實主義十足。不客氣地說，當下的許多大學生，都未必識得阿爾巴尼亞。但半個世紀前，鄉間文盲、老嫗、頑童竟可掛在嘴邊。這真是深刻的時代烙印。

而史鐵生自傳體小說《插隊的故事》，十五歲的「我」要從北京到陝北黃土高原的土坑塬插隊，不由地想，如果「可以到儒勒·凡爾納的『神秘島』去插隊，我想我的積極性會更高。」也正因了這種想法，真正到了那個小山村後，帶給大城市青年的反差，就更加強烈。

梁啟超的政治幻想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是近代小說的開山之作，沿用舊式章回體，但行文中間又以小字形式加入作者自己的點評。許子東教授就點評認為這「有點張竹坡加布萊希特的效果」。「兩腳踏東西文化」的林語堂，則曾暢想把老子與汽車大王福特拉進一個房間來討論貨幣價值和人生價值，或者讓辜鴻銘帶領孔子到英國前首相麥克唐納家中敘談。

中西合璧的碰撞反應，帶來一股新奇生動而精妙的體驗，好比「醬香拿鐵」的口感了。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奧卡芝士

常被笑稱為「極寒之地」的加拿大，因為條件受限，也是人們眼中的「美食荒漠」。彷彿鵝毛大雪一下，凍住的就不僅僅是空氣和土地，連同那些本可以馳騁萬里的想像力，也變得悄無聲息。這樣看來，奧卡芝士（OKA）還真是一枝獨秀，在本就屈指可數的「代表作」中，成了讓加拿大人無限自豪的一張名片。

光看名字就能猜到，「OKA」指代的是魁北克省的奧卡鎮，位於蒙特利爾市以西，風景絕佳地勢開闊。很多人知道它，是三十四年前那段原住民領地的歷史危機，雖然問題至今沒得到真正解決，好在和平背景下，人們也照常安居樂業。而奧卡這個地方，如今則以全國最主要的芝士生產地重新走進了大眾視野。

雖然是半硬質洗皮芝士，但奧卡的質地要比想像中軟很多，觸感接近於布里（Brie），外形也很相似，一樣是扁圓形的包裝，就像放大版的中國象棋。表皮為橙色，在熟成的過程中會定期用鹽水來擦洗表面，最後成為一道塗層。內裏顏色嫩黃，有的也接近於象牙白，吃起來奶香明顯，層次飽滿，沒有新手抗拒的濃烈刺鼻，是五湖四海都友好的輕量級選手。它的誕生，還要歸功於另外一款法國芝士波爾薩魯（port salut），一八九三年，一位天主教修士在本地借鑒了這款奶酪的靈感研發出新品種，在質地的柔軟程度、口感順滑上都有升級，推出之後就爆火，如今在北美，名氣甚至可以跟「祖輩」比肩。

這款芝士除了經典版和超過一個月的熟成版，還有用酒洗過的啤酒版，筆者初次嘗試就相見恨晚。因為加拿大奶質優秀，芝士後調更有回味，其中暗含的啤酒香簡直是畫龍點睛，就像清早帶露珠的草尖，異常新鮮、水靈，跳躍在你的口中，打破了所有屬於芝士沉悶的刻板印象。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UP主「一只蕭包子」用視頻短片解讀世界名著《百年孤獨》，在B站獲得四百多萬次瀏覽量。網友讚嘆治癒了自己的「名著恐懼症」。名著人人想讀，真啃起來很不容易。外國經典由於語言和文化的隔膜，更是難讀。或因此故，解讀名著成了一樁好生意。不少打着「三分鐘讀完一本書」噱頭的音視頻產品一度頗為流行，粗製濫造者棄之不論，製作精良的大概可比作嬰幼兒「輔食」。

與正常食品相比，寶貴輔食的營養成分並不少，且大都配比科學精

密，口感細膩滑順。從吃奶向吃糧的過渡時期，吃點輔食，大有幫助。不過，輔食終究是輔食。人的成長無法全靠輔食支撐。除非纏綿病榻，又有哪個成年人會靠輔食度日呢。如把文化修養比作一次成長，閱讀便是攝營養的必要手段。文化輔食不能全盤否定，尤其是初次進入新的知識領域或遇到難啃之書時，更需要吃一點「輔食」。不過，一味吃這些「文化輔食」，卻可能變成長不大的侏儒。

然而，對名著進行深度加工而詳細解讀的讀書視頻，則可視為「文化

家薩特曾在內地風靡一時，當時不管學者還是他的崇拜者也都是「薩特」來「薩特」去；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深深影響了莫言的文學創作，即使對馬爾克斯敬佩至極，莫言也沒稱其為「馬老」。

中文有特殊的「以示尊敬」的方式。傳教士利瑪竇向中國傳播了西方的幾何學和地理學知識，明代徐光啟把「利」當作利瑪竇的姓，將他稱為「利先生」。馬克思主義引發了中華文明深刻變革，開始進入中國時，《新青年》和《晨報》有作者稱馬克思為「馬氏」，這一稱呼頗有點「張

間地道小商店，打算向店主查問情況。市井店主人正在悠閒地看電視，電視卻播放著張藝謀較早前的電影《滿江紅》，屏幕上出現雷佳音古裝扮相飾演的秦檜。與此同時，現代造型的韓明進入商店見着店主，對方看著電視屏幕，再看看韓明，展現出詫異的表情。

這是《第》電影的細微情節，表達了導演對生活和自我的幽默感。雷佳音是近年內地一位優秀演員，所謂「能忠能奸」、古今皆宜。雷佳音飾演的秦檜和韓明同時出現，也是張

導演的神來之筆。

《第》的主線角色是韓明及其妻子李茂娟，二人經常你一言我一語互相調侃，李茂娟往往都是「上把」身份，把韓明控制在股掌之中。茂娟的哥哥李茂全是警務人員，為協助解決甥兄的霸凌事件，李茂全多次到韓宅與韓明及茂娟在飯桌上商談。茂娟要韓明外送家藏舊酒作禮物，希望藉此作出和解，茂全卻認為舊酒乃祖傳之物，自己有一份兒，不能隨便外送作禮。韓明、茂娟、茂全三人面商討如何安排和解計劃，同時

不斷爭議舊酒誰屬，又是另一場風趣的情節。

文學大師林語堂曾說：「在高談學理的書中或大主筆的社論中，不妨夾些不關緊要的玩意兒的話，以免生活太乾燥無聊。」電影和生活都同樣需要更多幽默。

「碟中畫」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亞馬遜的騎士》

「輔食」與「副食」

稱巴菲特「巴老」？

家薩特曾在內地風靡一時，當時不管學者還是他的崇拜者也都是「薩特」來「薩特」去；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深深影響了莫言的文學創作，即使對馬爾克斯敬佩至極，莫言也沒稱其為「馬老」。

中文有特殊的「以示尊敬」的方式。傳教士利瑪竇向中國傳播了西方的幾何學和地理學知識，明代徐光啟把「利」當作利瑪竇的姓，將他稱為「利先生」。馬克思主義引發了中華文明深刻變革，開始進入中國時，《新青年》和《晨報》有作者稱馬克思為「馬氏」，這一稱呼頗有點「張

風趣的電影細節

導演的神來之筆。

《第》的主線角色是韓明及其妻子李茂娟，二人經常你一言我一語互相調侃，李茂娟往往都是「上把」身份，把韓明控制在股掌之中。茂娟的哥哥李茂全是警務人員，為協助解決甥兄的霸凌事件，李茂全多次到韓宅與韓明及茂娟在飯桌上商談。茂娟要韓明外送家藏舊酒作禮物，希望藉此作出和解，茂全卻認為舊酒乃祖傳之物，自己有一份兒，不能隨便外送作禮。韓明、茂娟、茂全三人面商討如何安排和解計劃，同時

老柴的熱情

敦愛樂管弦樂團演繹。需要提及的是，克倫佩勒所演繹的老柴「悲愴三部曲」（第四、五、六交響曲）全部以十九世紀法國家徵主義大師、「野獸派」創始人亨利·馬蒂斯的恩師古斯塔夫·莫羅的作品用作封面，本張唱片選用的是油畫《亞馬遜的騎士》。

《亞馬遜的騎士》應算是一幅油畫稿，不僅因為此作大量局部細節缺乏打磨，更明顯的是莫羅最具辨識度的華麗色彩和東方神秘氛圍均未出

麵裹棗蒸糕

到澳門出席講座，嘗了不少美食。到澳門漁人碼頭，走入一家酒店中餐廳，試試中午點心。點了蝦餃、鹹水角、魚片腸粉，隨手吃點，水準不錯，另有一籠「棗茸蘋果包」，外皮塑成小蘋果狀，加點色彩，十分可愛。內餡是棗茸，微甜帶酸，吃着驚喜，值得一嘗。

棗茸常用於月餅，點心類最為人熟知的是紅棗糕，或升格為棗皇糕。磨棗糕，早見明代，《遵生八箋》記載春季食事，有「杏酪棗糕」一條，文說：「寒食日，煮粳米及麥為酪，搗杏仁煮作粥，以麵裹棗蒸食，謂之棗糕。」寒食日不生火，提早準備食物，穀物成漿，杏仁煮粥，麵粉包棗糕，或用棗乾，或用棗茸，是中式糕點的製法。清代《清稗類鈔》談到宴席的食物，就有一點心為「黑棗蒸糕」，此處多添雞蛋，也算是中式棗糕的遺風。

《遵生八箋》再談，秋季也吃

古聞港食

蕭欣浩
逢周三見報

《仙樂飄飄處處聞》

我一直都不太喜歡香港對國外影視戲劇作品名字以意譯取代直譯的慣例，但最近在香港演出的音樂劇《仙樂飄飄處處聞》是個例外。

提到這部音樂劇，大家第一時間會想起其中《Do Re Mi》、《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Edelweiss》等等家傳戶曉的歌曲。或許正是因為這些歌曲的輕快與愉悅，讓觀眾忘却了故事本身厚重深沉的敘事基調：故事發生在一九三〇年代的奧地利，修女Maria被委派到奧軍上校家擔任他七個孩子的家庭教師。Maria以音樂敲開了孩子們和上校的心房。但當時德意志第三帝國正吞併奧地利，熱愛祖國的上校為拒絕加入納粹，以表演合唱為幌子，帶著Maria和孩子們逃離家鄉。

說回到名字的翻譯，《Sound of Music》在內地直譯為《音樂之聲》，在香港則譯為《仙樂飄飄處處聞》，這個譯名化用了白居易《長恨歌》中「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

飄飄」的詩句。雖然看上去只是寫音樂的動聽，但在《長恨歌》中的下兩句就是：「漁陽擊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發現其中的聯繫了嗎？無論多雄偉的宮殿、無論多夢幻的音樂，都會被滾滾而來的戰爭烽火毀於一旦，而身在其中者也只能黯然離場，背井離鄉。如此悲劇，在千年之前的大唐長安如是，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歐洲奧地利亦如是。

《仙樂飄飄處處聞》，一個譯名，七個漢字，讓在驪宮之中演奏的霓裳羽衣曲在奧地利的群山中有了千年之外的回響，也讓《Edelweiss》最後兩句歌詞「Edelweiss, edelweiss,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雪絨花，雪絨花，永遠祝福我的祖國）在香港有了千里之外的共鳴。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